



我是第一次来包河，第一次来包公祠。

包河区是安徽省第一个跨过两千亿产值的市辖区。这也是一个有传说的地方，在历史上可不是无名之辈，因为它和包拯包青天名字连在一起。包公祠、包公墓——仅此两处，就足以让它名扬天下。

千百年来，中国人对贪赃枉法的无比痛恨和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，使包公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神。或许可以说，包公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先行者。他不畏权势，刚正不阿，是黎民百姓心中盼望的“一肩明月，两袖清风”的好官。传说皇帝宋仁宗念他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要赐庐州大片的土地给他。包公坚辞不受，只收下城南一段护城河。这就是他“不贪田产，只取一河”民间故事的来源。河是流动的，因此河也是百姓的。他只准后人在河里种藕、养鱼，所属田地不能买卖分割。包河里的藕也有说法。传说这里的藕不是“藕断丝连”的藕，而是“无丝”的藕，暗喻包公的“无私”境界。这里的鱼也不是普通的鱼，是黑背鲫鱼，也叫铁面黑鱼，象征黑脸包公的铁面无私。



包公园秋景

第一次去雅山时，总怕迷路。如今不同了——哪条路春天看杏花，哪条路秋天赏红叶，哪条路看夕阳，哪条路通往哪个坡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我和这座山，慢慢熟了。爬过一次后，便养成了习惯。每到周末，若无杂事，心里总有个声音说：去雅山吧。

“雅山”是简称，它的全名叫雅玛里克山，是晚二叠纪由深海湖泊沉积形成的天山余脉。它的山体面积约40平方公里，最高峰海拔1391米。在乌鲁木齐城区的几座山里，它最高也最大。山上至今能寻见鲑鱼、羊齿水生植物及螺类等完整的水生生物化石。

雅山有过好几个名字。据说，最早给这片土地起名的，是15世纪中叶迁徙来的和硕特蒙古人。蒙古语“雅玛里克”译过来是“山羊之家”。清代曾改名“福寿山”“灵应山”。1986年正式定名“雅玛里克”。这些名字里藏着雅山最早的样子——那时候水草丰美，山羊活泼、好动，喜欢登高，成群结队地活跃在山上，这座山成了它们的“家”。

乌鲁木齐人更熟悉的是它另一个名字“妖魔山”。这个叫法源于历史传说与语言演变，“雅玛里克”的发音渐渐被讹传为“妖魔”。据说因为过度放牧，又没有灌溉，这里沟沟梁梁都荒着，一刮风就飞沙走石。整个乌鲁木齐都被罩在沙石里头，像山上有妖魔，以讹传讹，“妖魔山”便叫开了。

1995年秋天，雅山所在辖区的园林队在山上种下了第一批树苗。那时候山上没有路，全是风化石，营养稀薄。每一棵树，都是人用肩膀抬上去的。每一锹土，都是先培好了，再把树苗栽下去。来年春天，看到新叶冒出，人们无疑像见了珍宝。

从那以后，乌鲁木齐人“降妖”有了信心。拆违章建筑，修改绿化方案，建污水处理厂，引水上山。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，每到三四月或者秋季，扛着



雅玛里克山森林公园

包公祠掠影

□全勇先

包公祠位于合肥的市中心，三面环水，坐落在一个叫香花墩的小岛上，踩着青石板石桥登上香花墩，整座包公祠就铺展在眼前。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晚清李鸿章捐资重修的，因此民间一直有“包家祠堂李家修”的说法。这是典型的徽派三合院。没有繁复华丽的雕梁，处处透着简朴庄重。跨过山门，照壁上绘着一枝青荷。进门两侧楹联写着“忠贤将相，道德名家”，道尽包拯一生底色。

穿过古柏夹道的小路，正殿里两米多高的包公塑像端正正中，浓眉垂目，神情肃穆威严。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侍立两侧。案前摆着复刻的龙头、虎头、狗头三铡。龙铡专铡无法无天、仗势欺人的皇亲国戚，虎铡专铡贪官污吏，狗头铡专铡恶霸刁民。我查了一下史料，三种铡刀之说，皆是后人杜撰。古代百姓面对不平世道，无数冤屈怨恨无法宣泄，只能靠编撰民间故事抚慰心中创痛。他们把心中的愿望寄托给传说，寄托给一个从来没见过却世代相传的包公大人。

东西配殿里，蜡像还原了《铡美案》《打龙袍》的故事，不少游客驻足观看。说到底，从古至今，大家最痛恨的从来都是以权谋私、徇私枉法，心底永远盼着有青天主持公道。祠堂东侧碑廊嵌着包拯亲手写下的家训石刻，字字锋利，大意是后世子孙做官，但凡贪赃枉法，不许回归宗族，死后也不能葬入包氏祖坟。简简单单几句话，刻在青

石上，警醒着来往游人。

六角廉泉亭立在祠堂东侧，一口千年古井藏在亭中。传说心底坦荡清廉之人饮井水可感清甜，藏私贪利之人饮水则会头痛。我俯身往井里望，井水平静无波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每个游人的心绪。

整座祠堂不大。院里种着松竹蜡梅，假山流水清幽安静，没有喧嚣。站在这里，就如同站在一个历史的窗口。巴尔扎克说：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传说何尝不是呢？传说中隐藏着这块土地上人民最深切的向往和期许，一代代流传着。包公祠门口有一块“全国廉政教育基地”的牌子，时刻提醒着大家：当年的包公是用一己之力，保一方平安，还百姓公道；当代则需要公平的法律和严格的政治纪律。反腐之路依然漫长。

包公祠是包河的网红打卡地。来往游人络绎不绝，年轻姑娘小伙穿着汉服，在石桥、荷塘、祠门前举着相机拍照。我想，包公祠能走红，绝不只是因为白墙荷塘好看，内里其实藏着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。它寄托了千百年来，人民对一个真正爱他们的好官给予的尊敬和怀念。

一河清水，一座古祠，一头连着北宋包公的清正风骨，一头牵着当下城市的蓬勃生机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，顺着包河流水代代相传。这份朴素的期盼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


包公木刻像

去雅山

□王新梅

秋天的一个雨后，我约朋友去爬雅山。从精品园沿登山步道向西约1公里，我们来到了久久世纪亭观景台。久久世纪亭是2005年为纪念雅山绿化十周年而修建的，也是为了展现各族群众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，将荒山变绿的初心。山道和白色亭子四周，是叶子黄得透亮的白桦与遍身通红的爬山虎。

从久久世纪亭下来，我和朋友坐在一处长了蜀葵的平台旁，倾吐心事。人到中年，智慧并没有如期而至，那段时间，我们都被生活中的琐事烦扰着。风声、鸟叫声、远处人群的低语，混合成我们谈话的背景。山下是密密匝匝的树木，海一样深阔。远方天山像大地伸长的手臂，绵延东西，最高峰博格达峰覆满银色的积雪。“多美的夕阳呀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。我们起身，汇入看夕阳的人群。

西边，太阳缓缓沉向远山的轮廓。光穿过薄薄的云层，温柔地洒下来，给楼宇、街道、树木、人群涂上一层橘色。云彩先声夺人，在太阳周围挥洒，颜色不断变换，橘红、紫粉、淡粉，又一点点聚拢、变暗。沉下去的最后几秒，太阳越发浓艳，像节日里点亮的大红灯笼。

日落之后，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。万家灯火似人间星光，一片璀璨温柔。美好的事物能治愈人，更何况是雅山这般浓烈而壮阔的落日美景。我们心头刚刚还如水泥一般沉重的心事，也



水杉林

又是水杉抽新绿的时节。

今年春天，我到南昌出差，在老工大旁边新建的宾馆住了四天。清晨，傍晚得了空，我便往校园里走，去看看那些熟悉的树、熟悉的楼、熟悉的景，也看看藏在它们身后的熟悉的记忆。这其实是我从这里毕业整整三十个春天之后，再一次站到望月湖边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树还是那排水杉，只是比记忆里粗了一圈。薄雾或夜色浮在湖面上。我沿着从前的小路慢慢走，总觉得下一个转角，还会有当年那个来去匆匆的自己迎上来。

1992年夏天，我们在烈日底下军训。汗水浸白了迷彩服，教官的口令在操场上空硬朗地回荡着。那个夏天热得出奇，可我们谁也不觉得苦——十八九岁的年纪，连吃苦都带着一点滑稽的快活。那时我们用十几块钱一卷的胶卷拍照，照片上人人咧着嘴，眼睛亮得像兜着光。

大学里最常去的，还是土建楼的三层。徐令娟老师讲水力学，粉笔在黑板上敲得笃笃响，粉笔屑在下午的光柱里慢慢飘。她板书一笔一画，极工整，连一个“水”字的一点，都要顿上半天。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那种一丝不苟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行最早的启蒙——工程里没有差不多，差一毫，就可能谬误千里。

地质实习那年，我们坐绿皮火车去庐山。车厢里挤满了人和行李，空气里混杂着汗水和泡面的味道。记得为护住同学的座位，我和别人起了争执。后来更多同学也卷了进来。徐运明为了护住同学，额头还挨了一扁担，缝了几针，留下了人生永恒的记忆。现在想来挺对不起他的。后来我们在梅岭的荒坡上实习测量、描等高线，从坛子岭俯瞰正在施工的三峡大坝，在隔河岩参观气势宏伟的双曲拱坝。那时万万想不到，那些我们从早晨一直描到天黑的线条，有朝一日会变成

真正的坝、真正的堤，变成赣鄱大地上许多人家屋檐下的灯火。

毕业以后，大家各奔东西。有人回了家乡，像蒲公英的种子落进土里，守着一方水土。有人沿着专业走下来，在水闸和大坝间来来往往，把图纸上的线条一寸寸变成真的。也有人转了行，去了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在陌生里重新把自己养大。三十年了，大家各自诚实地生活着，把那些年在校园里攒下的热忱，一点一点炼进了往后的日子里。这大约就是张维奇老师常说的“格物致新”——那四个字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更有长在日子里的深意。

我和秋艳同学，是在毕业前相熟的。那时我们都年轻，在北京东路上说过如今想来极稚嫩的誓言，彼此却珍重地托付了一生。后来五道口的紫荆、长安街的玉兰、玉渊潭的芳樱，一年又一年地陪着我们走过冬春。如今我们在复兴门送女儿上学。清晨，她背着书包过马路，侧影被晨光勾出一道金边。恍惚间，我以为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。

三十年，说长很长，长到足够孩子长大、我们老去；说短也短，短到仿佛昨夜才散场，今晨就又重逢。

某日夜色渐深，我又回到湖边。晚风起了，水杉的影子在水面上轻轻晃动，像岁月在低语。想起从前在这里那些慌慌张张的日子，想起那些洒在图纸上的灯光，想起宿舍楼里彻夜的谈笑——原来青春并没有走远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沉到了每个人往后的光阴里。

我忽然想，所谓“归来仍是少年”，意思大概不是要我们回到从前。而是说，无论我们走了多远，心里都还揣着当年那份打量世界时干干净净的认真。

就像这排水杉，年年都在春风里，重新绿一回。

的很多，有蹲在地上研究蚂蚁的，有辨认杏花和梨花的，有站在缀满榆钱的树下尝榆钱的，有看着七星瓢虫顺着树枝往上爬的。一家人分辨着各种花，又活泼泼地和新认识的花合影。

我们要去的是云满台。不用急着抵达，春天本身就是富矿，清澈的阳光、无边的新绿、无数的鸟叫……还有不知来处的花香，我们每一刻都在接受和获得。最后登顶的100多个台阶最为陡峭。我爬过许多次，从没见过半途而废的人，见得多的却是互相鼓劲的陌生人。一位白发老人跌倒，旁边的男孩伸手拉一把。一位母亲对七八岁的孩子说：“看，你能上来，对吧？”人生如爬山，每一步也是在为抵达最好的自己、最好的风景做准备。

云满台的观景台颇具后现代风格。白色，钢结构，形似飞碟，实现了自然与建筑的高度融合。站在云满台，整座城市尽收眼底。松脂的清苦，午后的温热，远山的风拂面而来。天际线上，博格达峰的轮廓清晰可辨。因为高，会有能和博格达峰平视的感觉。在这样的景致前，无论看景、吹风、听音乐、喝茶，就是发呆这样的平常事也都有了滋味。也有人继续向对面的红旗峰进军。爱人说，不急，春天才来，夏天也还漫长。是的，只要愿意，我们可以随时出发，做一个抵达峰顶的人。

下山的人更是松弛。随便寻一片浓荫，席地而坐，野餐、闲话。有几个少年坐在枯木上弹吉他、唱歌。有专门挑了强光处晒背的老人。几个穿快递工服的男人躺在路边长椅上安静地打盹。抬头看，大团的白云下，麻雀和鸽子等鸟类在休憩或飞翔。

雅山向所有生命敞开怀抱，接纳一切，真正成了一块生态宝地。去雅山吧，在那儿的风里、花朵上、绿叶中和夕阳里，让生命恢复本该有的样子，从容、平静、蓬勃，各得其宜。

望月湖的水杉

□周国栋

从久久世纪亭远眺乌鲁木齐城市风光